

我的2025

——活在一个失序的世界

My 2025 - Living
in a World
Out of Order

荒岛 / 著

非虚构



我的 2025: 活在一个失序的世界

荒岛 著

责任编辑: 向 辉

版面设计: 侯国强

© 2026 by Desolate Isle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6年2月 DWPC 第一版

开本: 240mm x 170mm

字数: 207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 2026933848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 978-1-68372-818-4

作者简介

荒岛，原名刘干，根据本人创业创新经历、交通工程实践和社会经济研究，创作《出路》《创客手记一》《创客手记二》等非虚构文学作品，撰写《交通安全新认知，一个交通创客的思考》《主动发光道路交通标志的研究与应用》《5G时代的智慧道路交通》等专业著作，先后应邀为新华网、三联生活周刊、澎湃新闻的专栏作家，开设“创新学社”“赛康交通学社”“旅行学社”微信公众号发表原创文章逾1000篇。本书读者来信邮箱：liugan99@126.com

我的2025
——活在一个秩序的世界

序

与往年对比，与历史对照，2025年让世界上的很多人感到不同寻常。

说它不同寻常，不是因为这一年有什么大灾大难，而是因为这一年无数的小人物和小百姓在寻常的风调雨顺中受到了冲击和裂变。没有遭遇一战、二战那样的世界大战，却堪比世界大战对小人物和小百姓们造成的影响。

总的来讲，正如风调雨顺，各国政党和政府都认为，2025年是较为平稳、进步的一年，政党都还是那个政党，政府都还是那个政府。对于很多大人物和大政府而言，他们在这一年里获得了更为巨大的成就。

国际上，黄金涨了七成，白银涨了两倍再过半，出国游客涨了一成破7亿大关。美国的三大股指涨了二成。中国的大A涨了近二成，还顺便把GDP和进出口贸易顺差双双破了历史新高。

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摩擦旧痂未退再现新伤，始于中国、禁足中国人时间足够长的疫情旧债还在重压着老百姓的脊梁……

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的中国民企才刚刚走进“湘江战役”^①……

^①“湘江战役”发生在红军长征刚刚开始四十多天的1934年11月至12月，约8.7万人的中共中央红军被国民党军队用飞机、炮火围剿，减员高达70%仅剩下约3万人伤员和兵力。

我的2025
——活在一个失序的世界

战争的炮火在乌克兰持续，三千年中东的新仇旧恨续演杀戮……

美国一边用高墙和监狱向移民宣战，一边挥舞关税大棒搅动四大洋……

东南亚国家的灰产硝烟弥漫，英国的选择者们靠边再靠边……

我对自己的评判，既是小人物，又是小百姓，还能偶尔触碰到大人物和大政府的神经。也许正是因为时代中折腾出了这么一个非主流，却又超常规挤入主流，再跌出主流的我，在2025年里竟然被变成了一片随风飘零、随水流转的落叶，跌跌撞撞在世界的一个又一个角落。竟然又被变成了一根线，把寮屋里的人、监狱里的人、底层的人、厄运的人、困住的人、涨了的人、跌了的人，串在了一起。

美国、中国、迪拜、巴塞罗那、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柬埔寨、中国香港、菲律宾、加拿大、日本……让我像讲故事一样讲给你们听，落叶的遇见；线的串联。

/ 寮屋 /

01

寮屋

美国人的新年，从旧年的12月初就会开启，人们要为圣诞节准备喜庆、盛装、礼物和度假。平安夜的祈祷和祝愿，意味着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了，尽管真正的新年还要等到一个星期之后。

从波多黎各返回洛杉矶，我不得不找到一处8平方米的寮屋，每个月700美元的租金包含网络和水电气费，使得我在极其拮据的窘境中有个安身之所。这很重要，虽然我已经有了部七成贷款购得的崭新的丰田SUV，理论上讲可以随车随处容身，像一些网约车司机那样挣钱、吃饭和睡觉都在车里。但是我自诩是一个作家，至少我有写作的爱好和动力，比那些网约车司机多了一种刚性需求，书桌、网络、房间，于我实在是必不可少。

搬进寮屋那天晚上就是2024年的平安夜。寮屋是一幢二十多间房子组成的老旧公寓其中一间，窗外是约30平方米的游泳池，我从未看到有人在那样一个极小的泳池里游泳，泳池里的水倒是始终保持着清澈和碧蓝。寮屋在一楼，时常有人走过，可对我有限的家当一览无余，我只好每天拉上百叶窗，开着灯。

整幢公寓是由一位华人房东负责对外出租，住户也都是来自拉美、南美和中国的人。二十多家住户，没有因为公寓很紧凑而有任何往来或交流。我半年前在帕萨迪拉城市学院上免费英语课的时候，女同学Marose带着她的孩子早于我一年多住到这里，我头顶的楼板就每日每夜被她踩在脚下，我也浑然不知。她在一家保险公司拿着每月两千多美元的微薄业绩收入，我通过社交软件向她咨询并购买了车辆保险，她看到我的地址才惊奇地说“我们竟然同居！”。我纠正了她，是邻居。

美国人最期待和最盛装的圣诞节和新年里，我所在的公寓保持着出奇的冷静，俨然与美国世界隔绝。

新年，新住客，却并没有给我带来好运。某天夜里我的车子被贴上了65美元的罚单，因为停在街道的一侧却把车头停反了。美国停车的条条框框要求极多，有的会微缩在一块小小的交通标志牌上，有的需要你自己知道某个城市或社会的法规惯例。也许只有上帝才会知道，我看到那张罚单并借助手机翻译软件理解后有多崩溃，相当于一星期买菜做饭的伙食费啊！恨死我自己了，在我一趟又一趟把塞满丰田SUV的锅碗瓢盆、枕头被套和小桌小椅搬进那8平方米的寮屋之后，我竟然还饶有兴致地去8公里之外的帕萨迪拉参观一处灯展，以慰藉我孤独的灵魂，让灵魂有一个圣诞新年的氛围。于是，我在深夜返回后，把车辆停放在公寓附近的街道，竟然遭遇了凌晨也不休息还在贴罚单的灵魂。当然，在后来，我并没有真正缴纳罚款，而是向阿罕布拉市政府提交了抗辩书，我的理由是“你们如此缺钱吗？你们可以对一个新来的住民友好一些吗？作为一个外国的交通专家，我完全不能理解你们的这种罚单，毕竟我在夜间停错了车头的方向却并不会对交通有任何妨碍和影响！”

现在，我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小百姓，但我曾经是中国的交通专家、中央媒体的社会与经济专栏作家，也出版过3部文学书籍，甚至在网络空间和某种环境中，我自认为还是个小人物。如果我认为小人物的名头可以给我带来便利，我

还是会首先使用这个名头并自我介绍。与这处寮屋的房东洽谈租赁的最初，我就报上我的作家名头。果不其然，建筑包工头身份的房东在语气上对我表现出尊重，这在中国是常见的现象，人们有尊重文化人的习惯。最为重要的是，房东爽快地答应了我6个月期的租赁需求，并且主动提出在给我房租报价每月750美元的基础上降低50美元。在洛杉矶有过租房经历的新移民都知道，700美元的价格，是有多么足够的低廉。在那之前的一年，我居住在一户人家的后院房间，租金是每月1800美元不含各种费用。再之前我刚到洛杉矶的一段时间，住在同类同等的寮屋，每月租金要1200美元。

钱对我有多重要？依据经济学的荣枯线评判，我陷入糟糕状态半年多了。

上年11月底，我在中国的公司，本该资产大于债务，事实却是应收款收不回，工业土地厂房贬值，知识产权类无形资产有名无价，掉进资不抵债的泥沼。银行当然很现实，对于资不抵债却又订单、利润、规模连年下降的公司，必须收回贷款并不再发放。在中国被金融界和企业界称作“停贷、抽贷”，无数的大小公司在这条死亡线上倒下。尽管政府下发政策，一而再再而三要求银行不能对实体企业“停贷、抽贷”，但是政府永远不会给银行的风险和责任兜底，银行当然要很现实的“止损”。虽然，政府其实就是银行的“爸爸”。

在那个臭名昭著的COVID-19冠状病毒暴发之前，既搞研发又搞制造还搞项目的我，已经在左右腾挪和拆东墙补西墙的公司经营日子里精疲力竭。疫情结束之后，又靠着政府下发的一个又一个政策作为光明和信念的支撑，苟延残喘了四年，其间因为长期压抑导致生理功能紊乱，左侧乳房病变，不得不切除。我是一个男性，竟然切除了一侧乳房，天大的笑话。资不抵债是现实，资产还在也是现实，不能把资产变成“活钱”同样是现实，能不能继续撑下去？肯定能。还能撑多久？不知道。还能撑成个什么样子？大概率会很快“精（金）尽人亡”。盘算来盘算去，不破不立，买了机票飞了美国。想着把公司先停业停

摆，再依法破产。

半年之前的5月底，我用尽了身上带来美国的仅有的几万美元。回头想想，也许不应该把我在美国研发的那些新产品展出在美国的交通行业展览会上，更不应该付诸开公司、建网站、找客户的行动。省下那些费用，我一定可以活得更加久一些。商业模式上要面对政府和企业，要推广新理念、新技术和新产品，那根本不是几万美元可以应付的。我当然知道难度和风险，但是我抱着信念和侥幸。最为糟糕的是，十年前那些欢迎过我做新技术交流的美国的科研机构和企业，直接拒绝了我再次访问的申请。很显然，美国的“天”在变，变了。现实是，我没钱了，没钱交下个月房租。偏偏这种时候，国内一位十年前帮助过我的领导向我提出请助，帮助接待他的家人，因为他本人的政府官员身份没有被批准假期也没有被允许领出护照。统一上交体制内的政府、国企和事业单位干部们的护照，已经有几年了，也正在扩大范围到体制内的绝大多数人。面对这样的请助，对于一贯自居是小人物，既该感恩也该要面子的我，当然要“打肿脸充胖子”。于是变卖了仅有的二手丰田雅阁，换得8500美元，租一辆好点的轿车做接待，也暂时有了钱交房租。

再后来，我厚着脸皮向三个家乡的老友借了钱。说是借，其实在语气上是让对方不得不想办法帮助我渡过难关，总共凑了1万美元出头。我手机里存下的熟人超过1万人，但是朋友和朋友圈不代表可以借钱。真正我认为能开口借钱并且借得到的，不超过5个人。

也许我应该去打黑工（非法工作），最容易找到的活计就是送包裹。其他的活计几乎找不到，华人的大小餐厅都被“来自中国的黑工反手举报华人老板用黑工”搞怕了，外卖、接送这些都被各大网络平台设置了既要合法又要有资格的规定。英语从零入门在学习中，非但认不出、说不出，更难听得懂，更别提找工作了。送包裹的黑工为什么容易招？因为中国的各类小商品成本低、价格低，美国的华人移民群体对中国小商品需求大，美国的中低收入群体

也可以在网络平台下单订购，导致非常大量的小包裹运输到美国后，需要向千家万户派送。这种市场，当然也都是中国人在把控物流渠道。适逢中国经济下行并且深不见底，这两年每天都有几千上万人从墨西哥边境非法进入美国，俗称“走线”“Run润”。当然也有不在少数的B1/B2签证访客入境后，索性留下来不走了，绝大部分以申请庇护的方式留在美国。送包裹性质的黑工，物流公司需要低成本用工，新移民需要打工挣钱活下去，又都是中国人，自然而然形成了供需关系。但在这种情况下，黑工市场上的华人劳工在那两年是显性弱势群体，一是太多想打黑工的各种人低价竞争做工；二是华人老板会以各种名义克扣押金或工钱；三是送包裹的路线难度，一天拼尽全力跑十几个小时也就只能净得一二百美元。这些因素当然也不是我不打黑工的理由，毕竟民以食为天。问题是，我经年累月写作和经营，身患腰椎间盘突出加膨出，别说高强度开车跑腿送包裹，就是日常坐立行走都要小心。

多种客观不良状态和风险的叠加，我一次又一次联系非法用工的华人老板之后，还是一次又一次放弃了。那钱，我想挣，但是我没那命挣。

这里很有必要说明一下我在美国的身分——庇护。

我为什么会选择美国？为什么要申请庇护？

我并非不知道自己到达美国后要申请庇护，也完全知道申请庇护后意味着很长的时间不可以离开美国。根据美国的移民政策，庇护申请人必须经历复杂且漫长的申请、面谈和上法庭排期，短则三五年，长则十年八年。在没有获得美国绿卡之前，一旦离境，视为主动放弃或欺诈，并且原则上十年内不可以再入境美国。但是，美国在这一问题上又不是绝对的政策，有人因为亲人病故之类申请到“回美纸”（经美国政府批准后离境再返回的文件）就能正常出入境一次，也有人因为突发事件的急需而没有时间申请“回美纸”，也还是在离境后顺利回到了美国。即便是庇护申请的排期，也掺杂着大量的不确定性，时间

长短不一，运气千差万别。尽管我很清楚地知道申请庇护所要面对的一切，我却并没有更多考虑是否适合我，是不是我的最佳选项。

上年11月当时的情况，一是我实在无力应付经营现金流断裂的各种折磨，太想更快一点痛下决心抽身，自我解放；二是之前我把女儿和儿子都送往美国留学，儿子仍然还在波士顿读书；三是之于其它国家而言，美国是我往返最多也有较多朋友的国家，希望在美国能够继续开创我的未竟事业。后来看，或许是我的认知不足，也或许是我的心魔（不甘心放弃多年研发和经营的新技术新产品）驱使。

更早一两年，我尝试过申请美国杰出人才绿卡，就是EB-1A项目。对照EB-1A项目的申请条件和资格，我符合其中的六至七成，不符合的那三至四成属于医学之类特殊情况。也就是说，按照常理我可以十拿九稳申请到美国绿卡。但那是常理，并且那是2020年之前的常理，美国移民局在2020年10月发布了一项新增的移民政策，除非特许，禁止专制政党的极端主义分子进入美国、申请绿卡和移民。与移民中介签署合同并申请材料递交几个月后，被告知我的资格不能通过审查，全额退款。移民律师说，除非我能够删除掉互联网上所有关于我的报道，以证明我不是专制政党的极端主义分子，否则我申请其他类型的移民项目也会被拒。好在我是最早一批申请到10年往返B1/B2签证的人，多次出入美国，在签证有效期内我还是可以正常前往的。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对。除了当时的心魔驱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被美国的挣钱容易度所诱惑，与那些无数万里跋山涉水“Run润”去美国的人一样，想挣钱。

在中国，我的公司经营所处的行业与规模，经济有个冷风、热风，瞬间甚至提前就感知得到。只不过，不把自己逼到最后的绝境，舍不得真正放弃。能不能继续支撑下去继续经营，我心里是有数的，生死存亡取决于银行能否继续

提供贷款。类似于俗话讲，那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我必须为自己做个准备，万一那根稻草压下来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去哪里活。

事实上，留给我考虑怎么办的空间已经没有了，疫情结束之后的一年里，我耗尽了所有能够腾挪的钱，拖欠工资，拖欠供应商，银行的贷款余额越来越多。去哪里活，我还是可以考虑的。作为一个自嘲的作家，我崇尚并追求自由，而那几年，我的自媒体和文章被限流、删除，封号一周、一个月甚至三个月，成了家常便饭。于是，利用上年9月前往哈佛大学学习的机会，特意从洛杉矶停留几天，为自己倒下之后做些“去哪里活”的调研和选项。冥冥之中，我知道我大难临头，走为上策。

为我在洛杉矶期间提供包车游服务的是一位中年华人阿维，小我两岁，后来我们算是成了朋友。按照旅游平台的职业分类，阿维是司导（司机兼导游）。说是包车游，我并没有什么好心情，我更想通过阿维，了解到一个陌生的人如果到了美国，该怎么活。虽然来过美国多次，但是几乎都是提前把行程充分安排妥当，花钱旅游、访客和学习那种，根本不了解真实的美国社会尤其是移民和底层人群的生活。阿维不仅愿意分享一切，还带我去参观了他家的两处房子，算不上豪宅，却在我看来都是带泳池的Big House。

很有必要把阿维的故事说一说，他的命运与时代息息相关，也对我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得我后来一根筋地毫不犹豫地奔赴洛杉矶。

阿维早些年一直生活在吉林省北部的一个小城市，他说是在东北大农村一疙瘩里长大的，典型的没文化的小学生没毕业。他说他算是最早感受到要被时代抛却的人，电脑、上网统统不会，要不是有了智能手机，他只能出卖廉价的血汗和苦力。问题是，在东北大农村，一抓一大把都是想出卖廉价力气的人，那都不叫竞争，那叫为了过日子要“血拼”。阿维是在国家提出科技创新并新一轮振兴东北的政策大潮中失业的，由于他出生就是城镇户口，失业后的他并